

暴风雨所诞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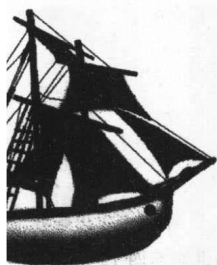
〔俄〕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安德列把门上的铁钩扣上，把铁棍往门拉手上一插，便又去拉住铁环。震天的怪叫又开始了。气笛声，喇叭声，十分响亮的报声，不幸事件的来临，这声音把满屋的人全都赶到街头，把巴克兰·维奇头上戴几根线头竖起来，使佐朗纳的脑袋更加苍白，使焦别克不住而颤。

中国青少年出版社

暴风雨所诞生的

[俄]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孙广英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暴风雨所诞生的/(俄)奥斯特洛夫斯基著;王语今,孙广英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5

(红帆船丛书)

ISBN 7-5006-1938-3

I. 暴… I. ①奥… ②王… ③孙…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3545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10 印张 2 插页 198 千字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定价 11.60 元

第 一 章

轻轻的敲门声。路得维格把眼睛从书上移开，倾听着，柔和的、但是很坚决的敲门声又重新响起来。只有尤捷夫老头子才这样小心地、悄悄地敲门，仿佛预先就因为打搅而抱歉似的。路得维格不由得朝古老的时钟上望了一眼。

“十二点多了……老头子有什么事，这么晚还要到我这里来？”

一本哲洛姆斯基^①的著作顺着被面溜到地毯上去。不知道是从路得维格披在裸肩上的睡衣的丝上，还是从不知底细的惊惶里传出来微微感到的寒冷，使她颤抖了一下。

“是你吗，尤捷夫？”

“是我，高贵的太太。”

看到老仆人进卧室来忘了深深地鞠躬，以及他那种惊惶失措的样子，路得维格就明白了：是出了什么不平常的事。

“爱德华伯爵回来了，伯爵夫人……”

“你说什么？……爱德华？……他在哪里？”路得维格几

① 哲洛姆斯基是波兰作家，生于1864年，死于1925年。

乎是耳语般地问，但她自己却觉得她是在大声喊着。

路得维格随便什么都可以料到，就是没有料到丈夫的归来。有一会儿工夫，她曾企图控制自己失常的声音，但是没有成功。她不顾一切地从屋子里跑出来。在高大的客厅里，钢琴上的蜡烛发着黯淡的光。一个穿着灰色士兵外衣的人正卸着肩上的背囊。听到开门声，他很快地转过身来。路得维格本能地掩上了睡衣——在她面前，背着灯光，立着一个生疏的男子，揉皱了毛皮帽遮到眼部。路得维格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那陌生人颌下的浓密髭须。那个兵捉住路得维格的手，就把她向自己这边拖过来。她向后躲闪，但是那双男人的手却捉得很紧。

当那生疏的多须的面孔接近她的眼睛时，恐惧顿时消失了。现在，随便是毛皮帽，或是不成样子的髭须，都不能欺骗她了。爱德华的眼睛，她可以在一千双别的眼睛中间认得出来——他的眼睛是微微眯缝着的，上边长着细而弯曲的眉毛。但是这到底不像她的爱迪^①——那个永远衣冠整齐、肩章闪着金光的御林军上校。

现在，从他的唇须和颌髭上，从污秽的衣服上，都发出马霍耳加烟^②的呛人气味，而潮湿的外衣所蒸发出来的气味也薰人欲呕。

莫格尔尼茨基理解了妻子的心情。他并没有去吻她那颤动着的丰满的嘴唇，只在蓬松的鬓发上吻了一下，就放开

① 爱德华的爱称。

② 一种士兵常吸的烟末。

了她。这时走进来的尤捷夫正立在旁边。

“使我这个样子见到你，那只有怨他。在我没有洗澡和换衣服以前，尤捷夫不该告诉你说我回来了。”爱德华好像抱歉似的低声说，一边脱下毛皮帽子。他疲倦地用手抚弄一下凌乱的头发。这一个熟悉的动作在路得维格的心里唤醒了从前对于丈夫的亲切的感觉。她的亲爱的人的肮脏的衣服，以及那不动人的外表，刚才竟引起了她一瞬间的厌恶，这使她感到了痛苦。忘记了尤捷夫在场，她偎近了丈夫，用手搂着他的头，吻着那亲亲的、没有改变的眼睛。现在，他却小心而坚决地把她推开：

“等一会儿，路得维格，等一会儿……我必须把这一套讨厌的东西都脱掉，最要紧的是先洗个澡。我觉得肮脏已经把我浸透了。最后这两天，我是在火车头上，在煤堆上睡觉，准确一点说，根本没有睡……”

一个钟头之后，当爱德华走进妻子的卧室时，她又惊异起来：额下的须髯没有了，而且连髻曲的头发也剃光了。宽大的端正的头颅，带有棱角的前额，像似磨光的一样。他又不像他本人了，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剃过光头，他知道那对他不合适。尤捷夫从伯爵的旧衣柜里找出的一套灰色衣服，使路得维格想起在尼茨城度过的出嫁后最初几个月的情景。她在那里初次看见他穿着便服。

“看，现在可以不怕我了，我的快乐之神，甚至还可以接个吻。”他说。

*

*

*

早晨，一条灰色的光线穿过遮得不严密的窗帘，溜进了

卧室。路得维格醒了，但是怕惊醒丈夫，就没有动，仔细地端详着睡着的人。爱德华深深地呼吸着，丝织的衬衫，在宽阔的多毛的胸脯上，合着呼吸的节奏，一起一伏地动着。那口角上有严峻皱纹的倔强的嘴，是半张着的。许多的无眠之夜，随时要提防着危险——这一切立刻都显出来了。疲倦的、为烈酒、饱食和她的抚爱而陶醉了的他，很快地就睡着了，在睡前仅仅来得及向她说出最要紧的几句话。

他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有她在这里。当然，他从来也没有忘记过她。从巴黎出发，穿过两条战线，跋涉了这样危险的长途，无非是为了她。固然，别人会给了他一些什么使命……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波兰最美丽的妇人在这里等候他，他能够离开巴黎，放下军政部里的工作，让自己去忍饥挨饿和冒险吗？最后的几句话是他临睡时在朦胧的状态里说出来的。从她的丈夫仅仅来得及说出的寥寥几句话里，路得维格体会到了，巨大的事变即将酝酿成熟，并且她自己也猜想到，某种危险就要到来——那危险将是毁灭性的，可怕的，它足以把她生活上的一切习惯、一切基础都碾得粉碎。但是，她无论如何也是幸福的。因为，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有他在这里，就没有什么可怕了。一切应做的，和从前一样，都将由他来决定，由他来做。她只须隐藏在他的宽肩膀的后面，就不必亲自来解决任何严重的、实际的问题。

爱德华突然地醒过来，正像他突然睡着了一样快。他们的目光遇到一起，都微微地笑了。

“你想，正在觉得有人用钝刀子宰你的时候，突然醒来，

眼前那强盗的丑恶面目没有了，而看到的却是你，你以为这怎样呢，这该有什么感觉呢？……啊，已经不早啦，该起来了。”

“闭上眼睛，爱德华，我现在要穿衣服。”

他宽恕地微微一笑。

他从地毯上拾起跌落的书来，装做看书的样子。哲洛姆斯基著的《忠诚的河》，这是一本讲暴动、自我牺牲和忠诚……的小说。她并没有变，还是那样地请求闭上眼睛。真是一个成年的孩子！一个浪漫的东西！……

在莫格尔尼茨基伯爵的古老的府第里，全部二十七个房间，都开始了照常的晨间生活。楼下的人早已醒了，那里的一部分房间是仆役们占用的。厨房里正在预备早餐。两个女仆同一个年轻的男仆正在收拾前厅和大客厅。楼上的人还都睡着。路得维格的女仆、引人喜欢的十六岁的海拉，是老尤捷夫的孙女，原想清理一下女主人的卧室，却发现房间是锁着的。她把这事告诉了祖父，老人禁止她惊动伯爵夫人，并且不许在今天清理她的房间。

爱德华一边看着梳妆台上贵重的、熟识的陈设，一边等待路得维格回来。她不久就同尤捷夫一道走进来了。老人的苍白的头低低地垂下去，在蓝色的哥萨克式长衣下，很清楚地刻画出他的两块削瘦的肩胛骨。从爱德华还是儿童的时候起，尤捷夫就服侍他。老人对伯爵一家非常忠心，只有老看家狗才能那样，它们随时准备着扑到每一个企图走进主人住宅的人的身上去。不能想象出伯爵的府第会没有尤捷夫。莫格尔尼茨基家的人们对于他，就如同对于立在前厅

入口处的两个顶盔贯甲的中世纪的武士一样，都习惯了。武士的塑像和尤捷夫的一家人，都是被当作遗产那样世世代代继承下来的。

老尤捷夫本人是男仆。他的儿子和孙子孙女们也像世袭一般地，都成了莫格尔尼茨基伯爵们的奴仆。尤捷夫十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服侍爱德华的祖父。也就因为这个缘故，爱德华才允许他所信任的这个内侍相当地接近自己。

“尤捷夫，我所告诉你的事，你都做到了吗？”

“是，关于高贵的老爷回来的事，谁也不晓得。我将亲自来清理伯爵的房间。给您，这是书房中通到高贵的太太的卧室的门上的钥匙。从您走的那一天起，除了我和伯爵夫人以外，谁也没有进去过……海拉收拾房间的时候，请高贵的老爷在自己的房间里逗留一会儿。当然，我的孙女是对谁也不会讲的，但是，这样总比较好一些……”

尤捷夫说得很轻，带着一种老年人嘶哑的声音。看到他那长满了很长的苍白的络腮胡子的脸，爱德华现在才觉得，他在最近三年中是怎样地苍老了。

“很好，尤捷夫。现在给我讲一讲那个德国少校吧。他叫什么名字？”

“阿道尔夫·庄尼保，高贵的老爷。少校住在家庭教师的房间里。他有一个卫士。这个懒鬼永远在厨房里转来转去，晚上就和亚当一同睡在仆人的下房里。少校老爷是贵族血统，并且我敢大胆地报告，他还是一个体面人。他禁止自己的士兵在鸡鸭院子里胡闹，您看，他们以前杀了我们不少的鹅、鸡……”

“庄园里一共有多少德国人？”爱德华插嘴问。

“足有一个骑兵中队。他们的马吃我们的燕麦也有一个月了。老伯爵大人最初没有允许，后来德国人把管事老爷捉起来，就只好把谷仓打开了。现在少校老爷住在我们这里，德国人总算开始从乡间弄干草了，不然把我们的都……”

“士兵都驻扎在什么地方？”

“在小庄园里。”

“好。你什么时候到耶朗尼姆神父那里去？我今天就要见他。”

“我立刻就去。再没有别的吩咐了吗？”

“没有了。”

尤捷夫在门口站住了。

“关于高贵的老爷回来的事，可以告诉耶朗尼姆神父吗？”

爱德华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表示可以。

只剩下莫格尔尼茨基夫妻两人了。爱德华走到妻子面前。

“原谅我，爱迪，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找耶朗尼姆神父呢？我实在不能相信你是决定要在他面前忏悔你的罪恶呀！”她高声地笑起来了。

爱德华温柔地拥抱住她。

“难道你不喜欢耶朗尼姆神父吗？”

“不是。不过有点奇怪：父亲、弟弟、斯捷芬尼娅，谁都不知道你回家来。”

“可是耶朗尼姆神父却得到了特别的邀请。请你不要觉

得奇怪吧。我不能在夜里惊动所有的人。家中现在有德国人，而我却是……法国的军官。你当然明白，亲爱的。明天我必须到华沙去，我回家来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怎么，你又要走吗？”

“我很快就回来，亲爱的。”

“可好，你不和我一同来消磨这几个小时，却去把那个讨厌的传教士叫来。”

爱德华微微一笑。

“我因为有一件受人委托的事，才去找耶郎尼姆神父，这是与你毫不相关的事。你还要原谅我，等一会儿耶朗尼姆神父来了，我必须和他单独谈一谈。他曾经向红衣主教请求过什么事。总之是教堂里的事……这是他的秘密，如果有别人在场，他会感到不便的。现在，请允许我问你几个问题。”

“我听着，爱迪。”

“告诉我，这个少校是和你们同桌吃饭吗？”

“是的，是爸爸和斯捷芬尼娅请他来一起吃的。他的举止是无可指摘的，法国话也说得挺好……不过他有时候还另外带一个军官来，那是史木特凯上尉。一个那么粗鲁的巴伐利亚人。哎，如果你能听到他的粗俗的、笨拙的俏皮话呀！……而且他还时时暗示，这里的主人不是我们，而是他们。爸爸说史木特凯对他帮助很大，可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很不喜欢他。”

爱德华猜想，她的言外一定还有什么更多的含意，于是他的双眉慢慢地皱起来。路得维格看出丈夫的心情，就用指尖抚摸着他的眉端，一直摩平了他额上的一道深深的皱纹。

这种沉默的接触一向是可以不藉语言而使两个人和好的。后来，等到她的指尖移近他的嘴唇时，他不由得注视到她指环上的宝石的亮光。

“路得维格，你的贵重物品都保存在什么地方？”

她的柔密的睫毛惊奇地向上掀动了一下。

“奇怪，爱迪！你不问我这三年来的生活怎样，却注意到……”

“你真是小孩子，路……我问这个是因为我需要知道我们俩现在还有一些什么财物，以后我再告诉你因为什么我打听这个。你记得不，你的钻石当初是值多少金卢布的？”

“有一次听妈妈同姨妈说，给我陪嫁的贵重物品，值十七万左右。至于你送给我的钻石值多少钱，——你自己知道。”

爱德华很快地在心里盘算着：“十七万加十二万——二十九万。花园里埋着的小桶里的十圆金币——又是二十万。法国银行里存的法郎——六十万。伦敦银行里，用路得维格的名义存了一万二千英镑。再加上我衣袋里的一万七千德国马克……这就是全部可以称之为钱的东西了。大概有一百万金卢布。其中，仅有半数是属于我和路得维格的。我个人所有的七百万的财产中，就只剩下这一点点了。……至于九千俄顷的土地、农庄和小庄园、汽机制粉厂、制革厂，以及一千六百俄顷的森林，当现在一切都将破坏和垮台的时候，那就很难再算做资本了。要保存这些，还得要奋斗……目前我们还有这五十万金卢布的财产，即使结局最不好，有了这些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强得多。”

门外传出什么人的语声和笑声。

“乌拉基克，你该学着规矩一点了吧！”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劝着什么人。

嘻嘻的笑声代替了回答。

“这是斯捷芬尼娅和乌拉基斯拉夫。”路得维格惊恐地低声说，“尤捷夫已经告诉他们，说我身体不大舒服，他们到底还是来了。”

爱德华走进妻子的卧室，把她也叫进去。他急忙打开通到自己书房去的那扇门。

“暂时什么也不要对他们讲，你设法快些把他们打发走。”他一边说着，一边把门关起来。

“你怎么啦，亲爱的？听说你不大舒服，是吗？”斯捷芬尼娅一面向房间里走，一面喋喋不休地说着。

在她后面，像登在溜冰鞋上似的，溜进来一个乌拉基斯拉夫·莫格尔尼茨基。

“但是，她，和平常一样，还是很媚人的，我敢以荣誉来起誓。”他卷着舌头说道，同时敏捷地越过斯捷芬尼娅，飞到路得维格跟前去。

当他的发粘的嘴唇接触到她的手的时候，路得维格和往常一样感到了恶心。她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个白发少年越是从小孩子长成大人，就越使她感到讨厌。

“你看，路得维格，为教育我们的小叔子所花费的那许多钱，都白费了。他，简直像赛马会上的骑师一样，永远想跑在最前头！”斯捷芬尼娅带着一半轻蔑微笑着说。

乌拉基斯拉夫自鸣得意地整理着自己的蝴蝶形的领

结，说：“兵贵神速，这是兵家的名言。”同时为着把这使人不痛快的谈话转到别的话题上去，乌拉基斯拉夫就建议斯捷芬尼娅把她刚由丈夫那里接到的信给路得维格看一看。

“斯塔尼斯拉夫写些什么呢？”路得维格很感兴趣地问，并且搂着斯捷芬尼娅的双肩，同她并排坐到沙发上去。

乌拉基斯拉夫坐到对面去，以一个内行人的样子开始鉴赏着斯捷芬尼娅的肥健的、裹在丝袜里的腿肚子，以及路得维格的长得很匀称的双脚。

“我的亲爱的斯捷芬尼娅，”路得维格故意大声读着，为的是使爱德华在他的房间里也能听到，“我们的司令部现在驻在基辅。这是一座大的、而且相当有文化的城市，还有不坏的歌剧。譬如，昨天我们就听过《浮士德》^①，我们的上校白克林道夫老头子很惊奇地说：‘完全和在慕尼黑一样！别看这是一个野蛮的国家，而且遍地是强盗。’我已经写信告诉过你，在我们占领了奥斯特洛格城以后，我得到了两个星期的休假，曾到小勃洛维赤地方我们的伏林庄园那里去过一次。你不能想象出那里的情形是如何地使我愤怒。住宅被抢，屋子都空了，玻璃都被砸碎，甚至房顶的铁瓦也被掀掉了。所有的机器都被偷光了。小庄园里的马匹、牛、羊都被农民弄走了，谷仓也砸开了。除开破碎不堪的房屋以外，什么也没有了，一片荒凉和肮脏。管事的被打死了，仆役们也都完全逃光。依靠着占领勃洛维赤的

① 法国作曲家古诺根据歌德原著《浮士德》所谱的歌剧。

法兰克福人的一排兵的帮助，我作了一次调查和搜查。我所寄居的那家的主人，巴依西，一个俄国神父，告诉我是些什么人抢了和怎样抢劫了庄园。根据他的建议，我们在村中进行了逐户的搜查。当然，我们所搜出来的，只是些可怜的残余而已。一共也不过装满了三间屋子。我请法兰克福人搬进我们的房子去。海德曼（哥萨克将军）的卫队长（你记得那个开酒店的马祖连珂的儿子吗？）带着自己的家眷也搬进我们的房子来了。我派他做我们庄园的临时管事，他居然是一个很有用而且很听使唤的人。他向我发誓说，一定要把庄园的东西，连最后的一小块木片都找回来。凭三十马克，我不能找到比他再好的管事人了。村中的人，他都认得；凡是可以追得回来的，他都能追回来。法兰克福人同他住在村外，大家都比较方便，——他们在这里既都住在一起，那么，一旦受到攻击，就很容易自卫。我还要告诉你，四处都是打游击的土匪。可惜，所有神父给我指出的那些人，在我们到来之前，都逃到森林里去了。只余下一些‘老实畜生’。为了使这些无赖们不致于抢劫成癖，我已经命令马祖连珂把那些顶可恶的东西鞭打一顿。当然，在用刑的时候，我并没有在场……”

“多么吓人呀！”路得维格轻声叹息，一边连手带信都放到膝盖上去。

“是的，这简直使斯塔尼斯拉夫和斯捷芬尼娅完全破产了。勃洛维赤的房屋虽然剩下，可是加里西亚的庄园却全都烧光了。我只是不明白，他在那里客气什么？如果是我，那我就把村子的人绞死一半，把那些畜生们所有的牲畜、马匹

和粮食都夺下来。”乌拉基斯拉夫抢着帮腔说。

“我是说，用鞭子打人太残忍，也许，被打的都是些毫无罪过的人。可是，斯塔尼斯拉夫居然去作这种事！我不知道……但是，这样的行为对于一个真正的贵族那是不相称的。”路得维格很愤慨地打断了他的话。

“你这样说法，自然容易！你同爱德华丝毫未受损失，而我同斯塔尼斯拉夫两个，现在却同讨饭的差不多了。”斯捷芬尼亚生起气来。

“我很想知道，你所说的‘真正的贵族’是什么意思，”乌拉基斯拉夫气愤地说，“难道只有你们姓查尔聂斯基的人才配得上这种光荣的称号吗？”

“够啦，乌拉基克^①，够啦！”斯捷芬尼亚用手一摆，“我看你们是不愿意听读信了。”

她是木材商的女儿，那个木材商的数百万财产很好地代替了贵族的头衔。乌拉基斯拉夫的雄鸡般的傲慢态度本来一向使她看着好笑，而现在，却真惹她生气了。

乌拉基斯拉夫还想再说些什么，但是这时候有人在敲门。一个身材高大的仆人走进来报告说，老伯爵大人要见高贵的太太，然后就恭谨地把身子闪开，让过一个肥胖臃肿的老头子，那老头子迟缓而费力地拖着两条腿走进房来。

“尤捷夫同耶朗尼姆神父马上就要来了，而这些人却像故意似的，一下子都挤到这里来，而且，看样子马上并不会走。应当提醒尤捷夫，让他把耶朗尼姆神父直接带到爱德华

① 乌拉基斯拉夫的简称。

的书房去。对啦，这里面总有些蹊跷：爱迪回家来了，可又谁也不许知道！难道这对于他真是那样危险吗？这里又有这么个讨厌的男孩子！”路得维格气愤地想着。

“可诅咒的秋天哪！我浑身又都疼起来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点发冷。亚当，你把我的腿盖起来，然后你就可以走了。把被窝铺好！”老人费力地呼哧呼哧喘着说。哮喘病使他倒不过气来，他呼吸得很困难，呼吸中带着哨音。

亚当走出去了。

“爸爸，我们读斯塔斯^①的信来着，”斯捷芬尼娅说，然后就坐到老人的身边去。

老伯爵的呆板的眼珠活动了。

“啊，信里都说些什么呢？讲一讲吧！”

只好把信的前半部给老人重读一遍，然后，就由斯捷芬尼娅再继续读下去。

“‘虽然信是由野战邮局寄递的，我也不能把一切都写出来。很抱歉，随便什么可以安慰我的话我都不能说。乌克兰已经像一个被几条棍棒搅过了的马蜂窝。这些棍棒中的一条，就是我们的德国军队。马蜂越螫越勤，不戴铁网要走出大门是很危险的。谁晓得，也许我很快就可以看到你们，我希望命运不会给我们安排下悲剧，而我们都能活着并能安全地会面。爱德华有什么消息没有？你们都健康吗？我亲爱的路得维格、爸爸，还有乌拉基克，我向你们大家问好。而你呢？亲爱的斯捷芬尼娅，我吻你，并且……’啊，这以后

^① 斯塔尼斯拉夫的爱称。